

花雨 逸 怨



芳心蜜事

内容简介

他不是纽约出租车司机吗？
怎么又空降到她上班的公司来当总经理呢？
呜——她没脸见人啦！在他面前竟闹了一大堆笑话，
含蓄的表白又得不到回应，
她只好死心回乡下相亲嫁人去啰……
这网上可爱迷糊的拇指姑娘给他灰暗的心注入了一丝暖流，
现实中这秀逗的女人却指着他的鼻子
教训他这“新进的学弟”。
当他发现她就是她时，当他抛开过往的情伤之后，
他便不允许她离他而去……

一校意见：	二校意见：
打分：	打分：
政治：	政治：
色情：	色情：
处理：	处理：
签名：	签名：

封面小语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选

封面构思

小可爱 现代雪

楔子

冷乎乎的天气，气温急剧下降，大安森林公园里的一池寒波荡漾，站在旁边的人光看就觉得打脚底发出颤抖来。

可是若勤却觉得好温暖喔！

她不是有病，而是此刻靠在心爱男人的身旁，就算外头是冰雪连天，恐怕雪花也会被她给融化。

她心满意足地抬头望着身旁的仲远，浓密性感的黑发随着微微风吹而落下了一绺，在他严肃英俊的脸庞上凭添一抹小男孩般的天真气息。

她所爱的男人呵！

她突然感动地揽紧了他的手臂——此刻虽然只能抱住他的手，还不能明目张胆地搂住他的腰，但是她已经觉得好满足了。

她突如其来的紧握微微惊动了仲远，他低下头来，微笑又带着一丝关怀地问：“很冷吗？”

她摇头，被冻得嫩嫩红红的小脸嫣然一笑，“不冷。”

他蹙起了眉头，脱下自己的大衣，不由分说地包裹住她的身子。

“穿上。”他的大手贴上了她的脸蛋，试探抚触的结果令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你的脸好冰。傻瓜，冷了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看着他焦灼忧虑的样子，她忍不住微笑了，更加抱紧了他的臂膀。“我觉得——我好快乐啊！”

他震动了一下，眼底掠过了一抹温柔，低头宠溺地道：“我也很快乐。但是下次不准再这样薄待自己的身体，冷了千万告诉我，知道吗？”

她甜甜地贴靠在他身上，无限满足地叹道：“知道。”

这一路走来，甜蜜酸楚掺半，可她怎么也不后悔遇上了他、爱上了他。

她的思绪情不自禁跌回了那个初识的夜晚——

1

不论昼夜，天空中无数光纤和电讯在空气中来回穿梭，千丝万缕地交织起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事件，有多少段隐约暧昧的情意在天空中相遇，激起火花，或者消失，就像徐志摩的那首诗——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尤其在网际网络极发达的现在，有太多人与人如同相逢在黑夜的海上，藉由按键打出属于自己的光芒，向对方频频发射出记号，或擦身而过，或缠绵不休。无论如何，网络上牵起了多少情丝，又斩断了多少的情意，至今——还无人可以计量得出。

纪若勤抱着马克杯，里面装盛的是她最喜欢的曼特宁。

又香又浓，带着微微的苦涩——就像单身女子的

生活：有点充实、有点空虚、有点自在又有点苦恼。

青春岁月就像彩缎织锦，绣在上头，身着五彩宫装，享受着华丽袍子和美酒，只是有一天，织锦会慢慢褪色——青春褪去颜色的速度是很快的，或许一晃眼，就剩下一个孤伶伶的身影继续僵持在旧色时光里。

她也渴望有一天，会有个面目清俊的男儿伸出他的手来，将她自锦缎上带下，进入他的世界。

“我的春天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每天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很不错，但是她也好希望有个肩膀可以靠着说说话。

寒冷的黑夜里，有具温暖的身躯贴近取暖，总好过孤孤单单抱着热咖啡吧！

她叹了一口气。

虽然此刻她什么都没有，至少还有咖啡可以安慰一下寂寞的心灵。

“我一定是爱情电影看太多了，什么 月单身日记、二见钟情、爱情叩应——”她长长吁了一口气。

聊天聊天！她现在迫切地需要跟某个人讲讲话，好驱走这可怕的寂静。

她打开了计算机，在静待计算机开机的时候，趁

空又啜饮了两口咖啡。

这是她一整天最期待——呃，应该说是她可以彻底放松自己，不觉孤单的时刻。

若勤放入了她最喜欢的“新娘百分百”电影原声带，让浪漫又纯真的美妙音乐回荡在脑海耳际。

她快意地哼着歌儿，先搜寻了今天有什么新闻事件，在看过休闲和娱乐的版面后，她忍不住又绕到了笑话区看看。

看，她的人生真够无聊的。很多人说能够在网络上走南闯北三天三夜，但是她除了和朋友聊聊天之外，计算机对于她的作用就是打打报告和看看娱乐新闻。

“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朋友上线——”好不容易完成了一个企划案，刚好有时间聊聊天。

大头、小芳、卡布基诺都不在，连她的好朋友敏君也不在——

真是的，难道今天大家都有其他的活动了吗？

“看来我得换个方法，把时间用在写单身日记上，这样死了以后还可以发表，书名就叫‘无聊女人的单身呓语’。”

哈哈！

话虽如此，她的手还是自有意识地挪移着鼠标，阅过屏幕上一个又一个的聊天室，打发时间。

突然间，她的眼睛瞄到一个特别的聊天室，叫作“梦话室”。

咦？

她情不自禁地进入这个只有一个人的聊天室，打下她的昵称——

“嗨，晚安，我是拇指姑娘。”

这个昵称起源于她娇小的身材——她老是被称作童话故事里那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女孩。

画面闲置了很久没有反应，她还以为那个叫尼克的家伙已经睡着了。

就在若勤想要退出聊天室的那一刹那，屏幕上出现了回应。

“你好。”

“我以为你睡着了。”

“对不起，处理一些事，刚才才看见你进来。”对方的字打得很快，“我没料到会有人进来。”

“对自己这么没自信？现在是深夜，总会有几个人想进来说说梦话的。”

“深夜？”

“是啊！”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打了个微笑给她。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她忍不住好奇。

“请。”

“为什么叫做梦话室？”

“就像你说的，我今天也想说说梦话。有些话在白天不能说的，晚上通称为梦话。”

他字里行间有一丝沧桑。

不知怎的，她心底有一丝奇异的温柔掠过。

她突然好想逗他开心。

“没错。但是照你的话推断下去，深夜应该就是说鬼话的时候了。恐怖喔！恐怖到了极点喔——”她学着司马中原爷爷的口头禅。

对方一怔。

“说不定我真是个鬼呢！”

“那也好。你们地府好吗？是不是真装了电梯好方便出入十八层地狱？”

对方也有一丝好笑，文字迅速出现屏幕。

“没错，但是电梯所到的楼层只进不出，外面有自

动贩卖机专卖泡面，以防进去之后没消夜吃，这点需特别注意。”

她忍不住笑到前俯后仰，差点按错了键。

“这么熟悉？你一定是福利社的社长。”

“是，我专门补充泡面数量，以防遭饥饿的客户投诉。”

“你好好笑喔——”

她笑到差点扎手扎脚地打翻了一旁的马克杯。

“多谢夸奖。”

他彬彬有礼地致谢。

她擦去眼角笑出来的泪，吸了口气，忙不迭在键盘上敲下——

“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幽默的人了。”

“彼此彼此。”

“你这么晚还不睡，在工作吗？”

“看几份东西。”

“这么忙？”

“还好。”

“要照顾自己啊！网络虽好，总是虚幻大于真实，而自己的身体却是最真实的。”

于是乎，她看见自己 酩酊大醉 的朋友栏里出现了“尼克”的英文字母。

“这样以后我们要联络就方便多了。”

“你愿意跟我继续联络下去？”

“那当然。”

“——谢谢。”

他好像有一丝困惑，似乎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她会这般热切。

“你的回答都好简单，若有似无、似真似假。难道你是奉‘网络无真情’为圭臬的人？”

“我们本来就是陌生人。”

“话是没错，但是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你是谁，说起话来百无禁忌。这也是我最喜欢网际网络的一点，只要曾经拥有，不用天长地久。”

“你在提议与我一夜情吗？”

他很严肃困惑地问。

她脸倏然一红，觉得这句话有种戏谑的意味——但是无论如何，她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误会成这样！

她觉得双颊都滚烫了起来。

“老天，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唉，我是指现

在的交谈是真的，过后你我依旧是陌生人——我才不是要约你一夜情，你误会了！”

“你不必气急败坏地解释，我是说笑的。”

“我才没有气急败坏地解释，我——咳，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就好。”

“你太容易激动了，这不是一种好习惯。”

他冷静、毫不修饰地指出。

若勤心脏咚地一声，心头有点不是滋味——他真无礼。

她以为——他至少对她是友善的，有一丝丝亲切的好感——可是他利落断然的评语却射了她一记冷箭。

她仿佛觉得自己被嫌恶了，而那种感觉出乎意料的让人不舒服。

“谢谢你的‘指教’。”

可惜他看不见她的咬牙切齿，否则背脊铁定阵阵发凉。

“容易被激怒更不是种好习惯。”

他怎么知道她被激怒了？

“谢天谢地你不是我老板，否则我早死无葬身之地。”

才第一次接触就被他批评，若勤真不知道是自己应该检讨了，还是对方实在太有自信。

这个人一定是个自以为是的老油条公务员，平时上班千方百计挑剔小老百姓，晚上上网来继续欺骗世人！

不知怎的，若勤突然觉得很不爽。

“呵，你太容易曲解别人的好意。”

敢情他还认为他只是在教导她做人的道理？她讨厌被猜透的感觉！

“也许。只是尼克半仙，你忘了讲一句——我是个没有风度的女人。”

打完了这行字，她孩子气地迅速注销 ~~账号~~，然后迅速地断线，再飞快地揪掉了计算机的电源。

直到计算机主机的轻喻声缓缓消失静止，黑夜中只有小小闹钟滴答滴答走动的微弱声响，若勤才猛然惊觉到自己的幼稚行为。

天啊，她在做什么？

她忍不住失笑。不过就是一两句对话而已，她为什么反应会这么激烈呢？明天——明天得跟他说声对不起才好。

如果他明天还有出现的话。

若勤把未喝完的曼特宁连着马克杯送进了冰箱，打算明天早上回收做冰咖啡来喝。

等她刷完牙，舒舒服服地拍着软不隆咚的枕头沉沉靠入的时候，在睡意迷蒙间，她突然想到——
她还没有问他，今晚原本想说什么样的梦话——



崭新的一天。

隔着黑框眼镜，若勤瞪着镜前自己这头乌黑蓬松的天然鬃发——

这颗爆炸狮子头是谁的啊？

她的天然鬃发已经够教人头痛了，而每当她早上初初睡醒，要看镜子的那一刹那，总还是得先对自己做一番心理建设。

噢，她心痛到快说不出话来了——

若勤沮丧地抓起梳子来胡乱梳着，早在八百年前就已经放弃了这头乱发。除非是统统剪光光，否则五十公分的米粉和二十公分的米粉是不会有什麼差别的。

她很奋力地把头发梳开来，两手以几近抽筋的张牙舞爪方式，慢慢把长及背部的鬃发编成一条长辫子。

虽然还是会有一两缕不乖的发丝溜出来，但是她乖乖缚好的头发已经不会挡住她的小脸了。

呼！清爽多了。

她吁了一口气，哼着歌轻松地走出浴室。

得以顺利制伏乱发，通常她这一天的心情都会很好，而且会很顺。

若勤叼着一块烤得恰当金黄的土司，打开冰箱取出冰咖啡。

烤土司配冰咖啡是她最喜欢的早餐，只可惜她的胃总是不捧场，三次里总有两次要抗议。

所以她学乖了，先把土司吃掉一半垫垫底，然后再慢慢配咖啡吃。

早晨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毫无保留地照射进这间结合卧室、客厅、餐厅、卫浴设备的套房。

她很喜欢这间足足有二十平米大的套房。虽然每个月要缴租金的时候，她的肝脏总会免不了地抽搐一下，但平心而论，在 裁市能以一万八的价钱租到这样设备齐全又舒适的套房，已经是太划算了。

再加上她的手艺不错，小厨房可以让她自己做饭，倒也省了不少吃外食的困扰。

她目前在一家很有名的外商公司上班，虽然只是企划室里的小小职员，但是薪水也还不错，维持她基本的生活开销之余，还能让她存一点点钱。

她住在中部的阿爸阿母想破头了也想不出，她为什么不乖乖待在每日务农的家中，跟隔壁田侨仔的儿子“成亲”——老天爷，她阿爸真是这么说的——就算了，而要跑到 栽市这个繁华都市来给人骗——在他们单纯的认知中，栽市是花花世界，不是乡下小女生可以应付得了的地方。

但是她一直坚持读完专科后就到 栽市来发展，为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看更开阔的世界。

她不要读完书后就乖乖嫁给父母安排的对象。就算要嫁，她也要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

“我不会放弃的！”若勤把喝完的马克杯一放，很有气魄地叫道。

就在这时，她的肠胃却开始叽哩咕噜，不安分地翻滚起来——

“唉哟喂呀！”她连忙冲进浴室。

呜呜呜，看来在征服男人之前，她要先征服自己喝冰咖啡就拉肚子的体质呀！